

雁郊原乡

人定胜天

■陆亚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郊区的宣传气氛浓，从朱家堰到头塘垅里，工厂围墙，民居墙壁，坡坎塘坝，房柱电杆，写满各式标语。

头塘垅里南面的水圳，为幸福河的源头。水圳靠丘坡一侧，砌有一间排灌小机房，两三尺宽的红砖后墙，有一条标语——人定胜天。因为简约，字又大又白，从两百米开外的国道看过去，仍显得十分醒目。

那时我们还小，虽已认字，对“人定胜天”的含义还不甚了了。不久，头塘垅里搞了田园化改造，标语又是写在水利设施上，猜想应是契合“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语录，鼓动大修水利。在学校，也学习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暗自琢磨，标语大概是人一定能够战胜大自然的意思。

后来，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推进，我们见证了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火热过程。

湘江支流蒸水像树枝一般延展，柿江河在易家洲汇入蒸水，雨母山方向的几条无名支流，在广字口汇入柿江河。广字口河段为低洼地小桥眼，再往南为东山町。过湘桂铁路，上溯至雨母山，连缀成上千亩的一马平川。石板路由二塘起，沿西面山脚起伏，蜿蜒至雨母山下的东阳铺。中间开出两三条支路，延伸到坳上，通向周边竹雅桥、邓公塘等村落。小河顺着微微的梯级，九曲回肠，如随性爬伏的瓜藤。两岸杨柳依依，河水水草飘逸，鱼虾成群。几个河堰拦蓄一汪清水，石板桥下水声潺潺。然而，每至汛期，上游山洪倾泻，低洼的小桥眼、东山町是三年两涝，一片水乡泽国。

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公社一声号令，修筑小桥眼至雨母山的渠道。一拨人一路扯绳索、钉木桩、撒石灰线，算是完成了规划设计。几天后，全公社近千号青壮劳力打着红旗、荷着铺盖、挑着篾箕、背着锄头浩浩荡荡开进大町周边的屋场。渠道工程分大队包干，同时开工。一时间，沿途六七里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树杆支起几只高音喇叭，循环播放雄壮的革命歌曲，广播员定时用生硬的普通话，播报工程进度和好人好事。不几天，沿路留下一溜土方凹坑，一担担泥巴垒出渠堤雏形。耨平土方，抬上夯土的梯形“抬锤”。四个壮汉抬着夹持夯石的井字形南竹杆，“哟嗬嗨，哟嗬嗨”，高唱打夯号子，天地愈加人声鼎沸。

石桥大队几个社员，驻扎在我家。天已经有些冷了，用稻草垫底，铺上草席打地铺。借邻舍灶屋作伙房，一日开两餐。清早上工挑土方，十点钟左右伙房将早饭送到工地。甑蒸一箩筐糙米饭，菜为萝卜、白菜各一脸盆，外加一木桶洗锅汤。十个人一“席”，围着放在地上的菜盆，捧着一中碗饭，或站或蹲低头扒吃。灌半碗汤，打着饱嗝，扁担又上了肩。天黑了，回驻扎地吃晚餐。菜盆搁桌上，许是工地餐吃惯了，个个都不坐凳，添饭夹菜站在阶基、禾堂坪，大口扒拉。蹭过几餐饭，菜里偶尔有零星肉片，油水并不比家里的多，我却感觉集体生活好，吃得津津有味。

冷水洗脸洗脚，十几个人坐在地铺上聊天，有时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打扑克“争上游”。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喜欢吹笛子，每天晚上铁定吹奏《扬鞭催马送粮忙》。笛声欢快悠扬，我倚着木门一次次惊美，一次次陶醉。日后，这段旋律烂熟于心，成为我不由自主吹口哨的保留曲目。

大约半个多月，渠道完工。两条土堤截直河道，将东山町一分为二。行人都走堤过坳，山脚的石板路杂草丛生，渐渐废弃。此后，渠道藏不住鱼虾，残留的月形老河湾，鱼虾渐减，我们少了渔获的去处和乐趣。中小雨天，渠道快速行洪，根绝了两岸的小水患。若是连续大暴雨，大河涨水小河满，柿江河水顶托倒灌，团结堤机埠失效，东山町仍是一片汪洋，终归没有人定胜天。

广字口河段地势最低洼，两岸一百多亩稻田十年九涝，陈家冲生产队不胜其害，常吃国家的“返销粮”。郊区农业学大寨声势浩大，立下愚公移山志，举全区之力欲将北面一座紫色页岩大山，挖填到广字口洼地抬高稻田，抵御洪水。集中突击时，红旗飘飘，炮声隆隆，钎锤叮当，高音喇叭声整天回荡在小桥眼上空。劳力如蚁，篾箕挑，斗车推，紫色的土石方覆盖山边的稻田。冬修月份，一拨又一拨支农战斗队高歌猛进，鲜红的旗帜插满田间地头。星期天，市区两级机关单位，轮流来搞义务劳动，工地响彻劳动竞赛的号子。我们属县区，隔着一条马路，远观郊区改天换地热闹场面，憧憬百亩洼地变良田，满心羡慕和嫉妒。

不久，县里领导来我们大队，蹲点指导农业学大寨。掀起兴修水利新高潮，全大队投粮投劳，很快建成石塘水库及下游灌溉渠道。土法上马，分户包段，大人挖土，小孩送饭，修筑板桥至石塘水库补水管。终因无力建设过水天桥，补水管成为旱渠，全线荒废。队里不甘示弱，仿效郊区挖东山町的“见风消”石头山，填埋渠化残留的河湾，增加稻田面积。连续几年冬修，队上全员出动，放炮开山，风里雨里，挖坏锄镐，捶断钢钎，挑烂篾箕，磨伤肩膀，数不胜数。造田不足一亩，却因底子虚空不“伏水”，沦为旱土。

历经几年肩挑手推，广字口被填埋抬高的稻田，也因不“伏水”，退变成瘠薄的旱地，改田工程偃旗息鼓。每次回乡，从国道放眼望去，广字口洼地芳草萋萋，当年“人定胜天”四个醒目大字，仿佛在我的眼前闪烁。

前些年，挖掘机、推土机轰然开进陈家冲。不出月余，百米高的紫色页岩山悄然消失，抚平了广字口。一群高楼正在拔地而起，杉杉奥特莱斯衡阳购物广场开工建设，陆家新区总部经济“洼地”即将变成现实。广字口地段的楼一天天长密长高，前些天购物广场盛大开业，我忽然想起人定胜天的另一种解读：人定，胜天！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何 芬 版式:唐雯珊 校对:刘 超

忘了忘不了

■龙建雄

下班要穿过公园中轴线由北到南边地铁口，休憩的市民或独坐，或小聚一起闲聊，或三三两两亮起嗓子练习着听不太懂的粤语歌曲。一张张人间烟火气息的脸蛋洋溢着随意，时光是如此惬意随和。

我又路过那个流浪小哥所坐的位置，他每回都“霸占”着某一张石板凳。石板凳上一半地方放着他硕大的、脏兮兮的背包，左边则放着吃剩的一个盒饭，或是用塑料透明袋装着的一两个面点。让路人很在意的是，他竟然每次都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嘴角扬起获得满足的微笑，低头细读之间还记着笔记。我每回用眼睛余光扫视他，他却旁若无人般陶醉在读书之中，根本不会在意有人偷看过自己。这次，他刚好合起书本放到背包上，我故作驻足发手机短信的样子，看到那是一本《育儿百科全书》。

我很是惊讶，瞬间对这个流浪小哥有了些许同情，生活被打理成了这般寒酸样，竟然还能专心致致地看着如此的大部头书籍。

在一旁清洁树叶的环卫大叔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停下手里的活，对我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别看了别看了，是附近的一个傻子！小伙子爱人临产，去医院路上发生车祸，剩下他一个人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唉，好可惜啊。

听罢大叔的话，我徒然间增添了对流浪小哥的敬佩，难能可贵这世界上这样的痴情人呀。我猜想，流浪小哥一定很爱很爱他的妻子，他们一定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痛失挚爱，他的世界从此失去了原有色彩。爱之深切，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这该是何等高尚，又弥足珍贵的一种爱？

忘，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境界。或许，流浪小哥已经心无外物，他活在他认为安全、轻松、完美的世界里。他和他一家人没有生死离别，他们在他的心海世界里得以永生，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人生值得。

看着流浪小哥依然认真地看书和笔记，我翻了翻包里头一天领的328元稿费，勇敢地走上前去递给他。他抬头用很天真的笑容看着我，放下书本起身拒绝。我把钱塞进他裤子口袋，轻声地对他说，是你刚才掉在地上，我只是帮你捡起来。他冲着我傻傻地笑没有反驳，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转身离去，默默对自己说，流浪小哥和我只不过是这公园里本不相识的过客，改变不了结果，不如我们也相忘吧。

七律·致贤弟桢翔

■胡 君

一代文章属老成，百年耆旧几公荣。
 天开日月新图画，地接山河古帝京。
 玉树枝头春意动，金茎露下夜光清。
 会看风诏徵贤俊，伫听麟经说治平。

寂静

■贺文键

寂静
 一种类似酵母的药
 泡了多年的药酒
 在我的心中发散
 酒晕
 如一张无言的水墨画
 透过我的四肢
 滴嗒出湿漉漉的时间

寂静
 听不到任何声音
 时间停摆
 心脏停跳
 血液停流
 然而 我凝视着
 倾听着
 许多东西
 在此复活

如果 生活
 可以重来一遍
 我不会错过
 苦苦哀求
 呼唤你的名字
 在我的心中长鸣不歇
 让时间永恒停留
 我们彼此石化成故事
 让经历长进树的年轮
 一圈一圈把你围绕

让世界上所有的鸟儿
 在树上为你歌唱
 让我把头颅
 种进原野上的草中
 每一年为你而茂盛
 为你枯萎
 为你飞扬

秋光好

■陈贻平

我在秋天上马，作为并不优秀的骑手，放歌长空。在处处丰收的大地上，我扬鞭策马，伴着熟稔的五谷和浓郁的果香，在秋天的大道上一程又一程。

我的马匹，就是我对生活的一腔热爱、对事业的一份执著、对生命的一种负责，对亲人和朋友的一份真情。

时光渐进，秋天渐深。五谷正丰，果实正甜。只是，我多年养育的心鸟，要飞向哪里呢？

二十一年前，我从生命深处收获了一枚鲜亮的果子；十四年前，我又从生命深处收获了另一枚鲜亮的果子。两枚果子如今深深地落在我的视野和怀抱，温暖着我的家园，生动着我的劳作、光阴、快乐，营养着我的血液、精神和幸福，激励着我的意志、信念和期待。

接连一场又一场雨水，浇灌我牢不可破的情感世界。我知道，秋就这么凉下来了，但我的内心世界依然火热。我轻轻地告诉两个儿子——两枚融注了我心血的果子，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活能量，不能像鲜花一样，随季节枯荣；不能像树叶一般，顺时序绿绿黄黄。

只是十四年前，在我摘到另一枚果子的前一周，慈祥的母亲告别人世。她永远地离开了我，永远地离开了她亲爱的孙子，永远地离开了她爱不释手、传宗接代，有着鲜活生命的果子。

当时，那枚生长七年的果子，却一下子面对祖母冰冷的身体，哇哇大哭起来，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亲人永诀。直到眼下他二十一岁了，一想到奶奶那病态的模样就不停地流泪。而如今另一枚已生长了十四年的果子，不知道陈氏家族还有一个曾经多么和善的胖奶奶，不知道胖奶奶用过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还有胖奶奶捧着的平凡日子的磕磕绊绊。

秋分已过、寒露未到，我的头顶还没有南飞的大雁，或者说，我不知道大雁什么时候南飞。大雁南飞的景致一定很美吧，可惜我打小以来就没有见过这种景致，这种唤回自然、抵达纯真的美好图景。

也不知道第一片叶子什么时候飘落大地，带着所有健在和离世的亲人的问候。

不管怎样，我得乘着大好秋光扬鞭策马，奔向生命的下一个站口。

